

齐鲁晚报记者 李静 荆新年

与亲生妈妈“擦肩而过”

“我不想再忘记她的样子。”

在徐剑锋的床头，贴了很多张照片。一个圆脸女人，头发里夹着白发，眼睛有些空洞，总爱望着远处。渐老的岁月里，她逐渐清瘦，瘦到能看到手背上筋脉分明。不过，她笑起来很好看。

那是3月5日，大家告诉徐剑锋，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妈妈杨素慧。他们还告诉徐剑锋，杨素慧已于2017年去世，因肺癌倒在了寻子路上。徐剑锋脑子一片空白。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徐剑锋并不感到陌生。6年前，他与杨素慧明明有过“一面之缘”。

2016年，徐剑锋在网络上看到杨素慧苦苦寻子的故事，并且发现杨素慧手中的照片很像小时候的自己。他就给杨素慧打了一通电话，“我觉得自己就是你的儿子，但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我都想找时间去看看你。”

“当时也有一个孩子在找杨素慧认亲，据说概率比较大。”而徐剑锋正在出海打鱼，所以此事就暂时搁置了。

2017年1月23日，徐剑锋记得很清楚。那一夜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就拿出手机随便翻看。凌晨3时30分，徐剑锋刷到他备注为“寻子杨姐”的一条朋友圈。“妈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素慧的女儿，我妈妈刚刚走了。感谢所有认识我妈妈帮助过我妈妈的朋友们，愿你们永远健康！”凌晨3时38分，徐剑锋在这条朋友圈下写下了第一条评论：“一路走好杨阿姨。”

“你说这是命吗？”徐剑锋不停地反问自己。

2022年3月6日，作为杨素慧的“难友”，杜小华赶到浙江台州，将找到徐剑锋的消息“告诉”杨素慧。而杜小华就是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但在寻子路上，一直在帮助别人寻找孩子。在这个寻亲群体中，他们称呼彼此为“难友”。

此时，因为疫情，徐剑锋还留在这些年他一直生活的广东惠州。手机这端，徐剑锋说，“妈妈，你的剑锋回来了。”

手机那端，杨素慧的墓碑上刻着，“到此愿知万事空，但悲不见小剑锋；1991年6月年仅5岁（虚岁）的徐剑锋在广州南方大厦被拐。杨素慧28年风餐露宿，历经坎坷，泣血寻子，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多达20多个省市，她痛断肝肠，思子成病，长眠于此，心愿未了，含悲九泉……”

4岁被诱拐，两次逃命

一切都要拉回到35年前。

1987年，徐剑锋出生在浙江台州。妈妈杨素慧在台州当老师，父亲在广州做生意。1991年，父亲受伤，妈妈带着一双儿女到广州照顾他。谁也没料到，到广州一个多月，徐剑锋的命运在这里发生转折。那天，父亲带着徐剑锋到广州南方大厦逛街。“两个‘叔叔’跟爸爸聊天时，递给爸爸一根烟，后来爸爸就睡着了。”等到父亲醒来时，小剑锋已经被两个“叔叔”带走。

“晚上我们坐着车，不知道走了多远。”徐剑锋跟着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一路上，两个“叔叔”会给徐剑锋买零食、买玩具。印象中，徐剑锋走了很长很长的石阶。石阶尽头是一间用草木搭建成的房子。他便和两个“叔叔”住下了，两个“叔叔”轮流外出，总有一个人留下来看着他。

“我感觉他们不是好人，就想着逃跑。”第一次，他只知道自己要出去找妈妈。肚子饿了，小剑锋就在路边蹲着哭。后来“叔叔”追上来，徐剑锋被重新连哄带骗地带了回去。后来，两个“叔叔”带着徐剑锋走过很多人家。这些人会上下打量小剑锋，让他说话，让他跑步，甚至让他脱了衣服看看。“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现在想想，自己就像商品一样。”徐剑锋回忆。

第二次逃跑，徐剑锋朝着跟第一次相反的方向拼命跑。跑累了就躲起来。肚子饿了，他就到处去翻东西吃。徐剑锋不记得这样的流浪日子过了多长时间。后来，他跑到一个小渔村，遇见一个女人。她给小剑锋饭吃，拿家里两个儿子的衣服给他穿。

小渔村多了一个陌生孩子，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被村里孩子欺负，我就跑回家告诉阿姨。阿姨说，我当你们妈妈。”就这样，徐剑锋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五位成员。

妈妈倒在寻子路上



杨素慧生前一直在寻找儿子。

找到妈妈，却永成遗憾

被拐31年后寻亲成功，母子已是阴阳两隔

35岁的徐剑锋，等来了一场“遗憾”的相聚。手机这端，徐剑锋在广东惠州，“妈妈，你的剑锋回来了。”

手机那端，是妈妈杨素慧的坟头，杨素慧就葬在老家浙江台州。

4岁被诱拐，两次拼命逃跑终于逃离人贩子，独自流浪后被收养，错认“父亲”……历经波折，徐剑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妈妈。

遗憾的是，妈妈杨素慧已经离世。更令人唏嘘的是，徐剑锋曾与杨素慧有过“一面之缘”……

3月13日，徐剑锋从广东开车回到老家浙江台州与亲人相见，而他也将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



徐剑锋终于找到妈妈，母子却已阴阳两隔。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的心愿我们总算帮你完成了……”

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找妈妈

这些年，徐剑锋一直生活在广东惠州大亚湾的一个小渔村，而寻找妈妈几乎伴随着他整个成长过程。

徐剑锋从小就很懂事，早上在养母的早餐店帮忙后再去上学。毕业后，他跟着养父出海打鱼。到徐剑锋七八岁的时候，养父母从电视上看到寻亲故事，便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了，如果想找妈妈，就去找吧。”其实在徐剑锋六七岁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找到他。“他们说是我的叔叔，但具体情况不明。”徐剑锋说。

2018年，有一个自称是徐剑锋父亲的人找来。“他讲述的线索跟我的身世很吻合，我就跟他认亲了。”但是，当徐剑锋跟着“父亲”回家时，他却在家人面前称，“这是我朋友的孩子”。徐剑锋担心打扰“父亲”的生活，就逐渐淡了联系。

2022年2月17日，徐剑锋接到警方电话。随后，他到公安局进行采血。3月5日，徐剑锋再次接到警方电话。“电话里说，DNA对比成功，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徐剑锋这才知道自己的亲生妈妈是杨素慧。徐剑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可放在自己身上，却始终有点难以释怀，让人难以接受，妈妈不在了……”

3月7日，因疫情原因，警方主持徐剑锋和家人通过网络进行首次认亲。徐剑锋说：“连线的时候，就看到我们长得太像了。”徐剑锋目前已结婚生子，在广东惠州大亚湾一带工作。这些天，徐剑锋开始出现在直播中，“我希望一些孩子看到我和我妈妈的故事以后，能够趁着自己的妈妈还在，站出来找家，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3月13日，徐剑锋开车从广东赶往老家浙江台州。他说：“我会先去看望妈妈。”

7年前怀揣梦想来到北大，从保安到物业，他半工半读，从司考时代到法考时代，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连续6年报考，终于在今年1月份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抖得了空竹、打得了快板儿、写得了诗词，他多才多艺，小有名气，他热心公益，坚持献血十余年，他是师生口中的“传奇小哥”，他是北大法学院物业小哥刘政。

刘政毕业于一所民办二本院校的工科专业，在备考研究生过程中逐渐对法律产生兴趣。2015年，他来到“神一样存在”的北大保安队，希望圆自己一个名校法律梦；2016年，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备战“司考”。尽管这个考试号称“天下第一考”，通过率极低，但一开始，刘政对此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以为“一场不考英语和数学的考试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

2016年，首次参加司考，败北。

2017年，参加末代司考，败北。

2018年，法考元年，客观题差1分，败北。

2019年，法考客观题通过，主观题败北。

2020年，奋力备考主观题，100分，败北。

2021年，客观题214分，主观110分，上岸。

从司考时代到法考时代，考试的难度逐渐加大，报考的人数逐年增加，他在法学院的工作时间是从每天下午5点值班到晚上12点。为了学习，他每天清早8点又准时到教室旁听法学院的课程，之后再自习五六个小时；临近考试，抢在闹钟之前起床复习……6年的坚持，收获的不止《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浩瀚的法学宇宙，刘政遇见了自己的渺小。法学院的物业工作让刘政接触到了中国法学界的各位“大佬”，近距离聆听国家级精品课程，结识了北大法学院的优秀同学。他们或是在专业上给予刘政鼓励和指导，或是在能力、习惯方面给刘政巨大的影响。

刚及而立之年的刘政，在许多职业中都摸爬滚打过。他盖过房子，在理发店打过下手，洗过车，发过传单，也当过流水线的组装工人。“那个时候我从未有过安稳感，”刘政坦言，“但是法考6年，我每一天都过得很踏实。”刘政利用北大法学院的学习资源，努力学习，虚心求教。他的下一个目标是顺利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在任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证书，这仍将是一场鏖战。“一想到法学是能干一辈子的事业，我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工作中，富有“人情味”是刘政收到最多的评价。上夜班时，他的一项工作是在晚上11点督促同学们离开教室。但每次看到学生们就学术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刘政都不忍打扰和催促，总是尽量为同学们多争取一点时间。除了日常的物业工作，刘政还是隐藏的公益达人。从2011年首次接触无偿献血以来，十余年间刘政积累了20余本献血证书。业余时间，刘政喜欢写诗、读书。除此以外，他还爱好曲艺，学习相声，打得一手好快板儿，他说：“兴趣是我生活中的调味剂。”

励志！北大「物业小哥」六战法考终上岸



在北大法学院，刘政被称为“传奇小哥”。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洛菁